

玉
堂
嘉
話



玉堂嘉話

王惲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玉 堂 嘉 話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王 惲 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提要

玉堂嘉話八卷。元王惲撰。惲有承華事略。已著錄。是編成于至元戊子。紀其中統二年初爲翰林修撰。知制誥兼國史館編修官。及調官晉府。秩滿。至元十四年。復入爲翰林待制。時一切掌故。及詞館中。考核討論諸事。始于辛酉。終于甲午。凡三十四年之事。所記當時制誥特詳。足以見一朝之制。如船落至祭文。太常新樂祭文之類。皆他書所未見。他如記唐張九齡。李林甫告身之式。記平宋所得法書古畫名目。宋聘后六禮。金科舉之法。以及論宣諭制誥不別。據柳公權跋知唐時已有廣韻。辨米芾之稱南宮。以贈官太常。記秦檜家廟之制。摘顏真卿書出師表之僞。謂金史天文志出于太史。張中順。與張德輝述塞北之程。劉郁述西域之事。皆足以資考證。而宋遼金三史之議。尤侃侃中理。至如論日月五星。則不知推步之法。謂古婦人無諡。則不知聲子。文姜之例。論六帖則剿襲演繁露。論舜事則誤信錢時。論野合則附會博物志。皆爲疵累。唐六典女伯女叔一條。二卷五卷再見。亦失檢校。然大致該洽。不以瑕掩。全書已收入秋澗集中。此乃其別行之本也。

原序

中統建元之明年辛酉夏五月，詔立翰林院於上都。故狀元文康王公授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公謂不肖。惲曰：翰苑載言之職，莫國史爲重。遂復以建立本院爲言，允焉。仍命公兼領其事。時不肖侍筆中書，兩院故事，凡百草創，經營署置，略皆與知。其年秋七月，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方帝澤鴻龐，賫及四海，誥命宣辭，頗與定撰。再閱月，蒙二府交辟，不妨供職，兼左司都事。自後由御史裏行調官晉府，秩滿復入爲翰林待制。時則有若左丞相修國史耶律公承旨呼魯蘇孫安藏、前姚公大學士鹿菴王公侍講學士圖克坦公、河南李公待制楊恕、修撰趙庸，應奉李謙，不肖雖承乏，幾於無考。其獲從容侍接，仰其祖宗對天之鴻休，聖訓無窮之睿思，皆聞所未聞者。至於文章高下，典制沿革，朝夕饜飫，所得亦云多矣。今也，年衰氣耄，盡負初心。因紬繹所記憶者，凡若干言，輯而爲八卷，題之曰玉堂嘉話。其或燈火茆堂之夜，尊壘心賞之間，吐嘉話於目前，想玉堂於天上，鳴意有時，盛年不再，良可歎也。然昔人有宅位鈞衡，不得預天子私人爲恨，顧惟此生，不爲未遇，用藏家櫃，以貽將來。至元戊子冬季二日，前行臺侍御史秋澗老人謹序。

玉堂嘉話卷一

元 王 惲 譔

大元中統二年秋七早惲自中省詳定官用兩府

經內外兩省

薦授翰林修撰其宣詞云行己無忝博學能文

顧超絕之逸材足鋪張於偉蹟宜司綸命以贊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朕命其修撰雷應詞云昔年詩禮已聞經過於庭前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二詞參政楊公筆也既拜命謁承旨王公於寓館公曰唐人題名記爲三千佛名經其充詞臣者卽爲一佛出世國家文治伊始汝等首膺是選於士林有光矣八月上都文廟告成公命某官作釋菜諸文頗立論其間公曰如此文字有稱功頌德而已又云作文亦有三體入作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蠶尾虎首取其猛重豕腹取其揜穰蠶尾取其螫而毒也此雖常談亦作文之法也初公既草諸相宣辭通作一卷實封細銜書名上用院印付惲呈省問焉曰白麻蓋自中出今實封防其漏洩亦唐人鎖院之意也其立史院奏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必代興者興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公又親筆作史大略付惲如帝紀列傳志書卷秩皆有定體其傳須三品有顯列者立又云太史張中順金一代天變皆有紀錄就此公未老可亟與論定亦是志書中一件難措手者切念承旨公諱鶚字百一曹之東明人正大元年甲申獲承勝狀元第遂應奉翰林文字殊爲金主眷顧天興二年官通議右司員外郎後

遇聖主。寵光益隆。如諸大計。以斯道覺民爲先。論日蝕。以徹樂罷。宜爲對。開禮樂之源。則釋菜先師。明慶威之權。則張皇治本。又以葬祭故主爲請。允焉。後爲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天日爲變色。仍私諡爲義宗。據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

冬十月。侍中和者思傳旨都堂。與文字召靜應姜真人去者。憚時爲左司都事。宰相命具詔草。其詞曰。靜以知來。智能藏往。念前言之有效。方庶事之惟幾。遐想仙標。載勤驛傳。幡然而至。暫辭嘉遁之鄉。罄爾所懷。與復細氈之論。

至元十四年丁丑歲春二月庚申朔。復授翰林待制。是日赴院供職。

爲春旱禁酒詔。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飲戒無彝。況糜粟者莫甚於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近緣春旱。朝議上陳。宜禁市酤。以食民食。朕詳來奏。實爲腴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間毋得醞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爲春旱祈雨青詞。伏以萬物盈於兩間。亭毒必資於帝力。皇天佑於一德。精誠可格於高穹。比者時雨愆常。秋種不下。重念無辜之衆。將罹薦至之災。循省內修。庶回衷眷。爰因雩祭。崇建靈壇。伏望列聖垂仁。九天降鑒。易陰陽之恆數。幹造化之元機。下敕豐隆。霑流甘澍。蘇槁麥於南畝。播嘉穀於東郊。一滌昏霾。溥洽生意。豈惟大賚。三農免失業之憂。嘉與多方。高廩享有年之慶。

同諸公觀唐張九齡等詰於玉堂。其詞曰。門下春秋之義。尙重卿才。王國克楨。莫先相位。用增其命。必正

其名中奉大夫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宏文館學士賜紫金魚袋上護軍裴耀卿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兼修國史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經濟之才式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既樞密載先而親賢稱首審能羣會所蒞有孚寧惟是日疇咨故以多年歷選國鈞繫賴邦禮克清宜命曰鼎臣置之廊廟耀卿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學士勳如故九齡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助封如故林甫可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助封如故主者施行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上用尚書吏部之印凡五顆制可下旁作細字書某月日某時都事某左司郎中光以後細銜相臣與部官同列去姓而名名作大字署曰尚書左丞相曰金紫光祿守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嵩曰吏部尚書上柱國武都縣開國伯彛曰朝請大夫檢校吏部侍郎上柱國豫曰吏部侍郎曰朝議大夫守尚書左丞賜紫金魚袋挺之後書年月日印同前後稍下以細銜書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兼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臣張九齡宣曰中書侍郎曰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集賢院修撰上柱國臣徐安貞奉行復作高行細銜曰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宏文館學士上柱國臣耀卿曰黃門侍郎曰朝請大夫給事中內供奉臣昱等言復大字與銜平頭書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復大字與前平書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已下作五行用印二十九顆唯

制字上空。後上與前平頭書郎中憚。下細字書主事懷琛。令史王烈。書令史姚元。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印同前。用告用柿黃斗底綾作卷。凡七幅。上上約一尺。或者謂曲江與林甫通作一告。除拜以鸞臬並集。驚驥同阜爲嫌。予曰。帝堯在上。咎夔與驩。鯀同列。恐自昔有所未免。正在明君別其賢否。用與不用耳。然唐自開元後。九齡竟罷而相林甫。治亂之分。於斯已見矣。二月壬戌題。唐李紳拜相。後有徽宗御書跋。

門下興化致理。必資作礪之功。納誨弼違。實賴將明之效。苟非材標人傑。道茂時宗。蘊經濟之宏規。積巖廊之素望。則何以光我注意。允於具瞻。其惟至公。式舉成命。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氣稟清剛。體含冲用。抱金石之正性。挺松桂之貞姿。識達古今。慮周微隱。詞源濬發。洞學海之波瀾。智刃高揮。森武庫之矛戟。中立不倚。方嚴寡徒。長慶一朝。委遇斯極。入參禁密。出總紀綱。王猷多潤飾之能。邦憲著肅清之稱。洎領版圖之任。光彰均節之宜。而又寵辱靡驚。得喪齊致。河洛留神明之政。浚郊恢將帥之謀。威令播於軍戎。豪黠屏迹。憲綱洽於封部。疲羸息肩。俗變阜安。人知禮義。日者嘗以高第。煥彼雄藩。當淮海之要衝。控舟車之都會。風望並峻。僉諧莫踰。朕虔恭寶圖。夢寐良輔。爰膺審象。果副虛求。爾宜踐台席之崇嚴。司中樞之密勿。外以底綏華夏。內以勤恤黎元。視同列猶埴簏。期君臣如魚水。無使仲山補袞。獨見美於周時。汲黯匡時。常推高於漢史。祇率訓典。往惟戒哉。可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會昌二年二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凡用印五顆。其文卽尙書吏

部之印。旁近下細銜書中書令。次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臣珙宣奉。次中書舍人臣孔溫業行。復作高行與。告文齊。細銜曰侍中。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臣德裕。次給事中臣泰章等言。作大字與細銜齊。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會昌二年二月日。印文同前。大字平書。制可。下細書月日時。都事左司郎中。復作高行與。制可。齊書。細銜曰吏部尚書。次吏部侍郎。次尚書左丞。已上皆闕。後大書與銜平頭。曰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至行字用印一十九顆。全空制字。後復平書司助郎中判懿。下細銜曰書主事。次張宏亮。次令史楊溫。次書令史。會昌二年二月日。下印同前。徽宗御跋云。恭讀太祖皇帝實錄。載僞蜀李昊自言紳之後。仕孟昶至司空趙國公。方昶與江南通好時。遣其臣趙季札使景。季札回。得李紳唐武宗朝自淮南節度使入相。告以遺昊。昊欲誇詭其事。結綵爲樓。置告於中。朝服前導。呼聲妓雜奏歌樂。迎歸私第。卽召將相大臣宴飲。仍以帛二千疋謝季札。詳閱告文。正昊所詭之告也。然自武宗逮今三百年。苟人以忠諒功業聞於時。有不必金石而堅者。可不勉哉。因節文以載其實。後有復古殿四字上用御書之寶。又有范仲淹富弼吳中復韓縝玉汝己未季秋觀於承旨東廳。先儒論漢人大綱正。節目不備。唐人大備而純。正謂此等制耳。秋澗云。

洛陽竹齋先生李得之云。制誥二體不同。宣辭必須散。誥詞乃用四六。今宣詞皆作四六。非也。蓋宣則王言親諭。誥則牒奉敕行。如蔡正甫作道陵諭孟宗獻詞云。朕新卽大寶。詔有司以取天下士。卿自鄉選至

於殿陛四爲舉首。非才之高學之博識之優。何以臻此。今昇以北門應詔之職。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於遠者大者。無以此爲自足。爾其勉旃。又諭沁州刺史李祺云。有司以卿資應未當得郡。朕以識卿最久。愛卿占對詳明。進止審當。故有此授。卿當悉力爲民政。成以稱朕意。爾其勉之。是也。其誥如狄梁公。顏少師。李文饒等詞。唐人純用四六。是也。又云。知制誥爲三字詞臣。故唐詩有云。三字詞臣求識面。九重天子望低顏之句。得之先生名國維。涪川人。浮陽王頤文叔說。

初鹿庵先生奉敕定撰趙祕書先世碑文。纔畢。先生拖車過予於崇寧里。迎視若有喜色。未審何爲。坐定出此文。至其論說。噫。古人有言。風霜別草木之性。危亂顯貞良之節。夫危亂世常有。而全節死義之士不可常得。或相去數百年。或相望數千里。時有一二焉。獨趙氏一門之內。父子兄弟。乃有四人。真可尙哉。昔比干效忠于殷。而受封於周。堯君素盡節於隋。而唐太宗爲文祭之。蓋天下之善一也。聖人一視同仁。寧有彼此之分哉。今趙氏父子兄弟。盡忠於金。而聖天子爲之立碑。淵衷睿鑒。蓋與夫唐太宗。周武王之心不侔而同矣。敢對揚休命。繫之以銘。先生不覺自讀者再。公養氣素厚。且復爾爾。諒以自得用事切當爲喜。乃知文士氣習。至其適意。不知手舞足蹈。古今通一致也。又記呂遜嘗談趙著。呂鯤以詩鳴燕朔間。二人皆出耶律相門下。虎巖每得一聯一詠。卽提擲其帽於几。龍山從旁謂曰。不知李杜下時費多少帽子。

聞者爲捧腹。

待制楊恕之。字誠

金文獻公楊尙書子。嘗談其父正大間所陳奏議。今錄於此。臣伏讀聖旨節文六品以下

官有情見詣登聞檢院進奏帖者。聖訓廣大。蓋將博詢兼覺。以盡羣下之智也。臣實愚懵。無妙謀長策。仰裨聖聽之萬一。獨取事之切於今日者。列爲二事以言之。一曰簡卒。二曰理財。簡卒之說。復有三焉。一曰取人材。二曰募願爲。三曰括驅丁。理財之說。復有二焉。一曰納官從便。二曰和買可罷。臣請言簡兵之說。臣去歲在鄉里。見其簡卒之時。不以人材優劣爲等差。而以物力多寡爲次第。故所得富民之子弟。彼生長於衣食豐裕之中。居則役僕隸。行則策堅肥。未嘗諳習天下勞苦之事。使之負斗區之重。徒步數十里。則憊且顛矣。況能被堅執銳。以爲我軍之前行而逆戰哉。倉卒之際。非徒無益。適足爲我軍之累。不若無之。爲愈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三說以簡卒。則庶乎其可用矣。何謂取人材。蓋十人所聚。必有爲之雄者。在千萬亦然。如總州縣之丁男。不必物力多寡爲先後。惟軀幹勇壯是求。則所得皆能戰之人矣。何謂募願爲。蓋天下之民。虛爲游手不業者甚衆。平日無事。則使氣以侮人。無賴而犯法。其中或有果敢勇健。奮不顧身。良民所不及者。如鈞金束帛之賞。募之爲兵。則所得皆樂戰之人矣。何謂括驅丁。蓋天下之奴隸。自幼及壯。備嘗勤勞艱苦之事。其筋體氣力之所服習。馳走負任之所慣狃。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如簡其人材之勝甲冑者。免當房之賤。籍之爲兵。則所得皆能戰之人。且有樂戰之心矣。簡卒如是。則與夫富民之子弟。僇弱而不能戰。恒怯而不樂戰者。相去豈不遠哉。臣請言理財之說。臣切見數年前北邊有事之時。天下錢鈔遏塞不通。交鈔庫不勝換易之多。乃邏卒持挺力與勝之。當是時。小民有懋遷之艱。商旅有不行之病。比年以來。漸無此弊者。但以多取故也。今以南鄙軍興。支給浩繁。戶部乃日增印鈔之數。以救

目前之急。然所出者方來而無窮。所入者雖增而有限。以有限而待無窮。則鈔有時而不通矣。爲今之計。莫若行二說以理財。則庶乎其無滯矣。何謂納官從便。國家利鈔之不行。不若錢之通也。故院務所輸之課。皆使入之。其術固善矣。能限之以分位。拘之以分數。則所入之鈔傷太少耳。夫已收大半之鈔。而臣猶謂之少者。誠恐後日所出者太多故也。如使凡入官之數。銀鈔錢三者一聽民便。或全以銀鈔入者。亦聽之。如此則三者之價。常平而不偏。鈔法以通流矣。且以目前銀價論之。不及錢鈔者。每兩蓋二三百錢。如納從民便。則銀入者多。而價與錢鈔適平矣。此取之之法也。知所以收矣。則所支之法。又不可不知。臣切見國家之取於民。有曰和買。有曰和雇者。徒愛其虛名之美。而不救其利害之實也。蓋和雇和買之有損於國。無補於民。適足爲吏卒之利耳。且科斂之限方急。州縣之官。以鞭笞捶楚從事於忽遽之間。小民奔走趨命之不暇。故出數倍之直。以應上之求。心恐然。惟以不得罪於州縣爲幸。國家憫小民趨辦如是之勞。故出直以償之。意固善矣。奈何州縣官之明幹者少。胥吏鄉里正主首之屬。因緣爲姦。官直之及於民者。十纔二三。則是官有費損之實。民無饒益之利也。爲今之計。莫若罷和雇和買之虛名。凡有科斂。一驗貧富多寡之數而均之。民不必出直以償之。國家方事殷之時。雖戶賦口斂。亦不爲過。何必取公帑不及支之材。欲以益當賦之民。而要雇和買之名哉。且以括馬一事言之。前年馬之取於民者。既議與之直。今歲所括之馬。如又償之。則所費爲不貲矣。況畜馬者皆有餘力之家。待南方平定之後而償之。亦未晚也。若夫邊方攻守之策。兵家奇正之術。固非愚臣所能識也。雖然。臣切料宋人爲此無名之舉者。上無奇

謀祕策可以搖動中國者。特以過聽遁逃之言。以爲彼軍朝發。則我民夕應矣。然兵交以來。所過敗衄。我民之心。安然不動。則是狂狡之素計已屈矣。如秋高馬肥之后。鼓行而進。則淮南可折捶而定也。雖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何以言之。蓋得淮南。則江之南北。盡爲戰地。進而相與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洞貫之卒。不得環寇而發。飛騎越蹂之足。不得望風而騁。當是時。宋人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我軍之糧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當如何應援。使彼計不知出此。則固善矣。如使能爲此計。聖主豈可不與二三大臣預爲之謀哉。雖臨敵制宜。千變萬化。然如臣子所言者。上宜先有成算也。臣愚狂瞽。不識國之大計。冒昧陳列。不勝恐悚待罪之至。時每會集日課。讀平宋事跡若干編類者。其間機畫三。顯事多歸賈楊二人。安藏意不能平。至有言鹿庵先生徐謂曰。無庸異時修輯正史。豈容及此。從繁就簡。不得不然。安公色爲夷。予且會體要之有方也。跋僧花光梅後語。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陽花光山。避靖康亂。居江南之柯山。與參政陳簡齋並舍而居。山谷所謂研墨作梅。超凡入聖。法當冠四海而名後世。嘗有移船來近花光住。寫盡南枝與北枝之句。其丰度可想見矣。雲夢趙復題云。如王謝子弟。倒冠落珮。舉止欹傾。自有一種風味。此蓋前金高丞相家藏舊四幅。暗香疎影溪雪春風。今失其溪雪。見爲宋子玉所收。

古者婦人無諡。雖后妃之貴。止從其氏。至東漢顯宗。始加陰后以諡。自是遵爲定制。宋相李昉春日玉堂卽事有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四方無事簡書稀。予夏日玉堂卽事亦有二絕句。陰陰

槐幄霧閒庭。靜似藍田縣事廳。細草近緣春雨過。映階侵戶一時青。日長上直玉堂廬。思入閒雲待卷舒。重爲明時難再遇。等閒差老蠹魚書。

頌高麗歷日詔

云

唯歷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高公學士詞也。

古墓中玉器血漬者。蓋尸以水銀烹其血能漬其尸沁者。蓋尸之膏油所沁也。其玉器以手拭光襯生白暈者。卽尸沁也。

玉堂嘉話卷二

看古玉器當解其刀刻碾刻者。刀刻爲上。與碾刻蓋相去甚遠。丞相史公嘗收太康墓中玉環。名曰泥湫龍。係昆吾刻也。

唐李廷珪墨法。商台符嘗云。向抄合萬戶用聚星玉版。研磨李廷珪墨。求木庵書。研爲墨所畫。木庵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論研先觀其石性。麤細枯潤。不必須有眼者。其膩潤視之有紫芒而不拒筆者。卽端之佳者也。

看畫當觀其氣。次觀神。而畫筆又次之。用漆點晴。朱砂紅石綠者。皆唐畫也。予嘗觀閻立本老子西昇如此。

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律歷天文之謂乎。

太康塚。或云漢梁孝王墓。或云晉何曾墓。以地里物色考之。皆恐非也。予向與吳教授會真定。因及此。吳曰。此晉司馬文王陵也。曰。何據。吳曰。昔居太康時。塚前有廟。晉文王祠。至田夫野叟。皆以文王呼之。及磬其龜壁。皆刻南征並壽之字。以史攷之。文王南征數矣。豈其然歟。

鹿庵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于後插一銘詞。篇篇是箇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他求。曹南湖亦嘗說作銘辭法度。謂如一人有數事好處。取其重者論之。及詳史漢論贊。其原蓋出于此。

坡詩雖二十字者皆有莫大議論。

歐公文尊經尙體于中和中做精神。

鹿菴曰文章以自得不蹈襲前人一言爲貴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辭恐終自踵人足跡俱不若孟軻氏一字皆存經世大法其辭莊而有精彩也。

南湖又云非莊無以雄其辯非騷無以清其氣。

予嘗問匡衡相業于先生先生曰汝以爲何如曰學術有餘而忠蹇不足先生爲首肯。

地震說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孔晁云陽氣伏于陰下見迫于陰故不能升以至于動以地道安靜返動爲異也又靈臺祕苑云地本于陰而生萬物其形至厚而德至靜定而不動者也若忽震動是謂臣強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有餘也若外戚擅權后妃專政則土爲變異小人用下有謀及民擾則地震其分多兵饑若動于宗廟宮庭或動而不已者國有叛臣纔佞並進大臣數動誅罰不以理而上下不相親或政在女子或秋行冬令則地裂若裂而有聲四方不寧地忽陷乃專政民離散亦爲失地若火燃者乃爲陽精地爲陰主若或燃則越陰之道行陽之政傷而不克之象臣專恣而終以自害也若地忽生毛爲金失其性人將勞役又漢應奉云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變見于奇物震動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前世術者乃以日辰分配國土爲占歲日月時辰及見災所在